

时光给

一朵 第二人称 的左心房

当我的左心房已经住进了与你有关的幸福，

伊雯琳 著

又是能将这个世界上与你有关的
悲喜填满心房间的缝隙。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朵第二人称的左心房 / 伊雯琳著 .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2011.3

ISBN 978 - 7 - 221 - 09372 - 1

I . ① — … II . ①伊…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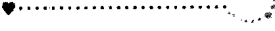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6599 号

书 名	一朵第二人称的左心房
著 者	伊雯琳

责任编辑	程 立
策划编辑	一 航
文字编辑	张 燕
装帧设计	谢 滨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经 销	新华文轩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88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9372 - 1
定 价	22.80 元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Chapter1 孙丞鹏篇



074 第二章
Chapter2 韩朵薇篇



163 第三章
Chapter3 苏晓晓篇



238 第四章
Chapter4 尾 声





第一章
Chapter 1

孙丞鹏篇

我用第一人称 将记忆中发霉的爱与恨 导演成只有你我的
电影

他

他清癯的剪影躲进黄昏暧昧光圈里站成桀骜

他将悲欢盛满面前的高脚杯封闭泪腺的穴道

他邪笑

看雨滴以什么速度从伞骨飘摇

誓言在终点以前发酵

他看到她的手在别人手心里缠绕

他听到右心房的悲伤袭他以措手不及的微妙

他抬手遮住日光的倾斜角

看指缝间蒸发的水汽是否与雨水有着相同的酸碱度味道

他梦见另一个她为他搭建了一座城堡
 叫做左心房的城堡
 他觊觎到她粉唇的鲜红像是夕阳红调料
 他们享受着硕大无朋的草莓芝士蛋糕
 他望断了荣光几许将忧郁通行证丢掉
 他知道左心房里传唱着传奇的曲调
 她跟他说，亲爱的让我来做你左心房的符号
 让欢喜冲走右心房悲伤的帷罩
 他睁开眼睛，猜想千鸟纹的午夜飞行热闹
 哪是真哪是假 逃不逃得掉

A

2007，这一年对于我是意义非凡的，当然了，我没有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到，我只是像个孙子一样，在大学这个所谓的天堂里，享受着非天使的待遇。但是我感谢这一年，因为我的左心房终于在某个人离开后再次有了快乐的来源。

5月中旬那天，日光被枯骨似的白云遮住了脸，于是我们的篮球赛在傍晚的阴天中进行得热火朝天。现场观众们热情填补了日光缺席的热量，一声声呼喊中，我听得真切，那些人大多数是在为我呐喊。

每次当篮球以完美的抛物线坠落到球框里，背后都是如潮水一般的欢呼声。这些我都早已经习惯了，甚至都懒得对着那些充满了期待的娇媚面庞挤出一丝微笑。

当最后一秒以我的线外三分球结束了那场毫无悬念的比赛时，我才感觉到：啊好饿。身后的呼喊声恨不得将我淹没，但是我可没那精力让这群人毁了我吃饭的好时光。于是我在一个完美的弹跳后，就马上跑到比赛场地的休息区找我的书包。

天晓得，她们竟然连我的书包也不放过！她母亲的，我那个帆布包也好让你们当成偶像膜拜么？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就喜欢用“他母亲的”来代替“他妈的”，因为这样显得更加矜持一点，虽然都是骂人，但是还是有着形式上的区别。就像是那些毫无内涵可言的老师，虽然好多人都是一样，一副狗屎内里，但是如果外表包装好一点，我至少还是有听的兴致。

我一把从地上拎起书包，周围如潮水一般的喧嚣声在肚子饥肠辘辘的打鼓声中似乎都微不足道了。我这时真切地觉得，填饱肚皮真的是人生的第一大要务啊，什么权利地位美女的，你要是让一个在饥饿边缘垂死挣扎的人选，我估计还是饭来得实在。

我把书包扔到背后正要走开，突然听到类似蚊子叫声一样小的声音，怯生生问道：“同学，你的墨镜掉了！”

肯定是刚才扔包扔得太猛了。我右脚后退一步在身后滑了一步转身，我听见旁边几个花痴女在那里尖叫，“哇，孙丞鹏好帅啊！”“看他的姿势应该是学过街舞的吧？”

切，街个头啊，那不过是个转身而已，真是服了她们了。我骂道，但是还是寻找着那个蚊子声音的来源，就在我的面

前一个瘦小的女生，看起来像是个粉嫩的洋娃娃，穿着洛丽塔风的裙子，一只手拿着我的墨镜轻轻举起来。

她的手腕好细。这是大脑里程序运行出来的第一印象。我一定饿晕了，智商指数也连着下降了，怎么会在乎这样的细节。我一把夺过墨镜就要走开，但是她却挡在我面前，继续用怯生生的声音说道：“你怎么都不说谢谢啊？”

真是有够怪的，然后我转身俯身到她面前，那时候我们的脸只有一厘米左右的距离，我清楚看到她鼻尖上的汗珠和毫无粉饰的脸，以及那卷翘的睫毛。说实话，她的眼睛真的是我长这么大见过的最好看的眼睛，瞳仁像黑葡萄一样亮，好像有着细碎的水晶在里面。

我想如果是她回眸一笑的话，不仅仅是百媚生，什么杨玉环的那都要靠边站，这个年代不是崇尚自然美么。

“谢谢。”我说，但是她却像是见鬼了一样，一直朝后退。

但是我一直没让步，她后退我前进，于是终于她被球框架的绊倒了，我看到她朝后倒下去时的眼神，突然一阵坏笑。周围的人也跟着笑起来，笑这个太过单纯的小姑娘，在帅哥孙丞鹏的眼皮底下摔了个四脚朝天。

我马上走开，肚子已经在叫了。一看就知道她应该是大一的，而且还是那种从来没遇到过任何风雨，整日活在温室里，被父母保护得很好的丫头。看她的眼睛就知道，心里干净的像个白痴。这种小丫头通常心肠会好得有点弱智，但是我就是喜欢欺负这样的人，谁让她们心肠好呢？

我曾经也是个心肠好的人，可惜现在不是了。于是我就

要担负起将一切心肠好的人调教成不好的人。天知道，我脑子不是进水了就是被踢了。我先是到宿舍换了件衣服，然后朝着学校外走去。

走到学校门口的那家阿香米线店的时候，正好是傍晚的吃饭高峰期。我找到了唯一的一个空着的两人桌，靠近窗户。点了一份番茄贡丸米线、一份狗不理包子还有凉拌菜，于是我看着手机百无聊赖。

不一会我就听到对面有椅子挪动的声响，服务生对我解释道，“抱歉我们店里已经人满了，这个顾客暂时坐在您对面，您不介意吧？”

我也没抬头就嗯了一声。

如果说那是缘分，我才不信。她一定是预谋好的，要不然为什么单单挑了这家店，还坐在我对面？那个坐下的人也点了一份番茄贡丸米线，而且从声音的分辨率来看，我判定出是那个女生。

我抬头的时候，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看着我，“如果，如果你讨厌我，那我就不坐这里了……”她说脸上涌起一阵红，头低下去，像是准备迎接狂风暴雨。

还真是自作多情，我想。我什么也没说，继续看我的手机。她低着头听我没反应终于缓缓抬起头来。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瞬间我竟是偷偷瞥了她一眼，咬着下唇刘海遮住了眼睛，整个人极其僵硬，我猜想这个女生是不是来自夏商周时代的，连与男人对坐也像是害怕会怀孕似的。

我突然想起苏晓晓。当然此苏晓晓非彼苏小小，彼苏小

小为了自己的心上人可以赴汤蹈火，此苏晓晓却是为了自己可以让我去死。见鬼，我干吗要想她。

正好这时候服务生端着一个大大的黑碗走了过来，将盛满了番茄贡丸酱汁的碗放在我面前，又将三小碗米线放在旁边，等一会又将包子送了过来。真的是饿了。

我把三小碗米线一股脑都倒进了汤汁大碗里，我听到米线下去的时候，噼里啪啦的声响突然响起来，以前苏晓晓总是喜欢听这种声音。当时我还笑她，这种声音有什么好听的。该死的我怎么又想起她来了。

为了彻底将那个梦魇一样的女人从记忆里轰出去，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好烫啊，但是我却是吃得那么酣畅淋漓。等一会那个女生的米线也上来了，她慢悠悠将米线放进去，然后用大勺子搅拌了一会，似乎是嫌太烫一直都在吹气。女生就是麻烦，吃个东西也要这么优哉游哉。

她突然用大勺子将好几个贡丸盛出来然后放进了我的碗里，我抬头看着她，她说：“我看你吃贡丸吃得很香，但我很不喜欢吃，所以就给你了。”

呃，好吧，这么怪的女生。

当我风卷残云地消灭掉米线和包子的时候，她还在一根一根地吃着，那么慢条斯理。我掏出钱包来准备付款，可是我打开钱包的时候愣住了。他母亲的我完全忘记了身上只有十块钱了，而一晚米线就要 18，10 块钱根本不够这顿饭。

真是天妒英才，要是明天一早上进了教室就被人指指点点说帅哥竟然吃饭时拿不出饭钱，那可真是一世英名毁于一

旦。我看了一眼对面的女生，“喂，我说！”

她抬起头来，很疑惑看着我。我说：“我没带钱，你能借给我么？”

她先是惊讶了一会，但是马上拿出钱包给了我一个50的。我拿起钱走到那边结账，但是当服务生拿起那个卷在一起的50元大钞时，我的脸绿了！那张钱掉了三分之一，一阵怒火在我的肚子里烧得鼎鼎沸沸，我转过头去想要找到那个女生，见鬼的是就这么一会她就没影了！

靠，今天点太背了。算了，只能给莫贺那小子打电话。

B

5月25号那晚是外语学院的舞会。本来我是不会去的，但是莫贺说是看上了一个女生，非要我去给他审查一下，我只好极不情愿地跟着去了。

说起莫贺，其实这小子全名叫莫贺夏目，想当年第一次听到他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着实激动了一把，因为他的名字听起来就好像如假包换的日本人，但是实际上他爸爸当年看到自己的第一胎是个儿子，就激动得语无伦次、大脑短路，于是就起了这么个有意义的名字，以至于在后来漫漫的求学历程里，一提到这个名字他本人就一副慷慨激昂恨不得成为他老子的老子，再给他老子起这么个拗口的名字。因为所有的老师在课堂上每次都要提问这个名字，想要看看这个名字这么唬人的家伙到底是个什么货色，所以他通常不敢逃课。

实际上他爸爸姓莫，但是他妈绝对不姓贺，贺只是表示庆祝的意思，而后面的夏目则是他爸爸无比敬重的一个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姓氏。

估计他老爸当年是想着让他沾一下文学家的仙气，说不定哪一天他就成为了中国的夏目，被后人们印成铅字，摆在图书馆里当成膜拜的对象。夏目漱石有《我是猫》流芳，那么莫贺可以写个《我是狗》、《我是猪》各种云云，估计想要在文学史上站那么一席之地还不是难事。

如果我有这样的爸爸，我想我一定会心花怒放，但是我却没有。所以当他每次都抱怨说，老师们第一次找人起来回答问题总找他时，我就说，那是你的荣幸。说实话我真的这么想，倒不是因为老师们的好奇心，而是因为他爸爸对他的良苦用心。

可惜这个四肢发达的家伙是彻底地让他父母失望了，而且在失望的这条康庄大道上走得屁颠屁颠的，他的文科用惨不忍睹来形容那都是客气的。每次英语考试基本上只是靠着运气来答题，顶着英语 50 分、语文 73 分的成绩考上 D 大，我还是觉得他母亲的真是奇迹。

后来据他自己透露，那是因为在高考前夕的一个月里，他每天吃素，就差没拿个木鱼敲敲了，每天睡觉之前准时对着天对着地拜来拜去。你说他连土地神都拜了，这说明他真的是将天上地下的所有神仙都求了个遍。原来白居易的“升天入地求之遍”可以这么解释，不知道他老人家九泉之下有知，是不是会觉得安稳。一千年后一个傻小子将他的诗句这

么前无古人地实践了一遍。

但是这个家伙理科倒是一枝独秀。而且还是个可以看得过去的家伙，能在我的审美里看得过去的人不多，除了我自己之外就只有他了。像那些个汤姆克鲁斯、布拉德皮特都得靠边站。阿汤哥的身高有我们俩高么？没有，布拉德皮特有他这么牛气的名字么？没有。布拉德皮特有我这么幸运找到这么个有这么牛逼名字的朋友么？没有！

话说当天舞会最后的时候，她们学院组织几个女生和男生在舞台上来了一场走秀。有一个女生个子很高，穿着很大胆，我估计学校要是能允许穿成印第安部落那般原始，她肯定直接穿着兽皮就上来了。她在台前对着台下所有人抛了一个飞吻，下面的人都傻子似的一个个叫好，好像是肾上腺素打多了。

再看她那头黄发，像是尿素用多后奄奄一息的小白菜。我的胃里莫名一阵翻滚，我知道她的眼神像一个人，苏晓晓。所以我只好不舒服。就在我准备转身走开的时候，莫贺那个贱人拉着我说：“快看，就是那个女生！那个穿着白色蕾丝裙子的女生！真像个洛丽塔小公主！”

对，确切说，她只能用萝莉这样的词来形容，因为她的眉梢眼角都有一种不食烟火的稚嫩。总之就是看起来特别纯的那种，至于是不是原装的，或者还是后天改良掺了假，我想要等3·15协会来验证一下。估计也没那么好，要是真那么心灵纯良，那天她怎么敢捉弄我，给了我一张撕掉的钱？

“她叫韩朵薇，我打听了现在是大一。听说是个学习超

级好的女生，才17岁就考上大学了……”我懒得听他在那里八卦，没听他说完就走出了人群。舞台后面是外语学院的组织者，这里比较安静，于是我就倚靠着栏杆，拿出一根烟抽起来。

不一会几个女生走过来进了那个换衣间。我在想那个女生，那个无比像瓷娃娃的女生。完全没来由的，我怎么知道我脑子到底是不是出了问题。但是我可不是对她产生了兴趣，那种没有大脑的萝莉我不感兴趣。只是好奇，那样的女生，怎么也会有捉弄人的小坏心眼？要不怎么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呢，这个社会还真是让人没有安全感，是不是该去买个安全感保险？

几个女生换好衣服又出来了。但是过了好一会我一直觉得那个换衣间里有人在敲门，最后我听到一个女生在喊：“没有人啊？帮我开开门！”

我好奇地走过去，看到那个门在外面锁上了，但是钥匙还挂在旁边的把手上，我拿起钥匙打开了门。上帝作证，我其实没看见什么！但是我看见那个瓷娃娃一样的女生蹲在一个角落里，从她抱着胳膊的姿势可以看出来，她其实没穿外衣。

一猜就知道肯定是刚才趁着换衣服很混乱，有人将她的衣服都拿走了。“你蹲在那别动，我帮你找件衣服。”

我朝四周看了看，看到了那个提供衣服的赞助商，我跟他解释了一会，他就同意再找一套衣服。我挑了一件黑色的蕾丝裙子，但是风格很夸张，基本上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那种

贵妇装扮，我想她穿成这样走上舞台一定被人笑死，我斜了斜嘴角，不怀好意地笑了。

但是当我看到灯光下她从后台走出来的那一刹那，我知道我错了。大错特错！因为现场的所有人都鼻息凝神看着那个仿佛是从童话里走出来的女生，靠，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屁丁点的小孩子竟然也可以穿出那种不同的味道来。只能说这次我失策了。

等到散场的时候，我早就看不到莫贺那家伙的影子了，估计是找那个什么“朵”去了。我回到宿舍门口的时候，看见楼下站着一个人，从背影看来像是个女生。我低着头走过去，突然有人站在我面前，她说：“孙丞鹏，谢谢你。这个周末我请你吃米线吧。上次戏弄你了真是对不起，所以这次请你一定给我个忏悔的机会。”

我没理她，继续走我的阳关道。

“你一定要去哦，周六中午，要是你不去我就一直在那里等到你为止！”

哟，敢威胁我，我还最不怕威胁。

说实话我不是讨厌她，我是讨厌戏弄这样的女生。当我自己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才为自己的良心感到不可思议，自从苏晓晓离开后，我一直都是对女生敬而远之的，后来就是把所有对我好的女生轻易地玩弄于股掌之间，像是一个坐镇蜘蛛网上的杀手，看着主动撞到网上的小飞虫，只是好奇地看着她们挣扎，我可以掌握着全局，等到我自己没兴致的时候再将她们一网打尽。

对，我就是这么坏，但是这个女生不一样。意识到这个时候那已经是后来的后来，我们都已经不再是现在的模样。

C

周六的那天，突然想起来好久没给家里打过电话了，就鬼使神差地给妈妈拨了电话。她的声音里有些异样，我本来没想多说什么，但还是问了起来。挂了电话的时候，我才觉得如果心碎是一条路，我才仅仅在这条看不见的路上走了一小段而已，可见上天还并未有放过我的意思。

夺走我最爱的女生，然后再夺走一直相依为命的姥姥。以前不想回到那个冰冷的家，总是有姥姥和姥爷为我撑起一片天，可是现在这片天塌了，永远塌了。

我曾经试图将绝望和悲伤这类矫情的东西都脱下，然后将希望和快乐穿在身上，最后才发现不是不习惯，而是上天根本没打算玩完。幸福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方向，当然不是我前进的方向。我突然好希望这个世界上能有人发明个指向幸福的罗盘，那样我就不用这么无助了。

我心里最后残存的支柱就那么轰然倒塌了。从此以后我或许就是一个孤魂野鬼，没有归途没有去路。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来缓解心里的压抑。姥姥已经过世一周了，但是他们却一直瞒着我，说什么害怕耽误我的学习。看啊，这就是他们所在意的东西，他们在意的是我能不能拿个奖学金，能不能将来找个好工作，好给他们当成炫耀的锦旗。